

【浮生】

拎“饭勺”的老师

□雨娃

范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，他常自称“饭”老师，因范师母在后街上摆摊卖饭，他常去帮着吆喝。

后街和我们学校隔着一条马路，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，人流量大，做小买卖的也多。范老师去范师母摊上吃午饭时，也会扎起围裙，拿起饭勺，一边帮忙盛饭一边吆喝：“稀饭、馄饨、肉素煎包……”

我们新生，特别是女生，都想去范师母摊上看一眼，不仅想看看名牌师范大学毕业的范老师如何卖饭，更想一睹范师母芳容，因为我们更关心老师的八卦——听说范老师和范师母年龄相差9岁，是师生恋。

范老师个头不高，人长得清瘦，长相比实际年龄成熟；范师母体态微胖，大圆脸盘，普通相貌。初见二人，颇感失望，破坏了我对小说里师生恋的美好印象。

后来，深挖范老师八卦，方知他虽名校毕业，家境却一般。那时候教师工资不高，爱情至上的范老师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婚姻大事一晃就拖过了而立之年。33岁那年，经人介绍和范师母相亲，见面后才知道女方曾是自己的学生，于是一场相亲在不失友好的尴尬气氛中结束。后来，范师母一休班便主动去帮范老师洗衣做饭，“师生恋”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
范师母原是国企职工，单位距我们学校一百多公里，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，她辞了职摆摊卖饭。

范老师本不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，高一那年，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休产假，范老师临时代课，一开场就给我们背诵了一大段《阿Q正传》，然后才开始讲那篇课文。我们瞬间对范老师开启了膜拜模式。他也确实肚子里有货，上课时妙语连珠，引经据典，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。

那时琼瑶剧热播，好多女生都喜欢读琼瑶的小说。范老师告诉我们，小说可以读，但不要迷恋。生活里的爱情和小说里的爱情不同——生活中的爱情是相濡以沫，是责任，是付出，是建立在把日子过好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。人这辈子，除了爱情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家庭担当、社会担当，都远比爱情重要。范老师还说，不要找只对你好的人，要找那种对谁都好的人，为人善良正直，人品端正才行。因为爱情太短，日子太长，人生路上总有坎坷，和一个品格优良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即便爱情慢慢稀释、淡化了，他也不会对你太差。

范老师建议我们走出去，多接触社会，认识的人多了，见的事情多了，才会长见识。作文的素材，除了阅读，还要学会在生活中慢慢积累。

范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他卖饭时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。他说，范师母其实雇了人帮忙卖饭的，并不差他这个“临时工”，但他每次去吃饭，还是帮着吆喝一会儿，干点活儿，吃饭才理直气壮。而卖饭也是一门技术，吆喝也需要技巧，若有一天他下岗了，就去卖饭，而且还能卖得不错，因为他多读了几本书，会讲故事，肯定能更受顾客喜欢。范老师还开玩笑说他喜欢被叫“饭老师”，希望我们看到他的与众不同。将来我们毕业了，如果有人也选择摆地摊，不要觉得丢人，凭力气赚钱都光荣。还鼓励我们摆地摊也要做到与众不同，成为行业翘楚……

之前听范老师吆喝卖饭，我们还替他不好意思，唯恐他看到我们会难为情，却没想到，卖饭竟也是范老师施展才华的时候，是他的高光时刻。

范老师是学校里最没架子的老师。就是这位能拎“饭勺”的老师，除了传授课本知识，还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也告诉我们。他那些婚恋观、生活观，直到多年后仍让我受益匪浅。

(本文为作者自由写作者，山东淄博人)

【世相】

一朵栀子花

□李桂媛

春末，我随团去泰州演出。演员们走台，灯光、音响、舞美对光对景的时候，我去剧院门口放海报。演出在晚上，我得把我的工作准备好。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，温润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十分愉悦。平时不随团出来演出时，我总是要坐在电脑前报这个表、写那个稿，难得有时间与阳光亲近。那一刻，我靠在剧院门前的栏杆上，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惬意。

“姑娘，你们在这里演淮剧吗？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。我睁开眼睛，栏杆外，一位七十多岁模样的老人在问我。“是的！”我朝他点了一下头。“哦，那……那能给我两张票吗？”他的眼神里带着恳求。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粗糙微颤的手，我把让他去窗口买票的话咽了下去，从风衣兜里拿出票，扯了一张递给他。那是我用来做存档的，是剧院最后一排、最差的边票。

“能再给我一张吗？是两个人。”老人伸出手，冲我比划了一下，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尴尬的笑。我没犹豫，又扯了一张给他，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晚上剧目准时开演，我忙着拍剧照、拍观众、拍互动、拍乐队，拍全景的时候，看到了讨票的那位老人，他旁边坐着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奶奶，不用说，肯定是他的老伴。那天观众不太多，我示意他们往前坐坐，他们却仍旧待在原地，规规矩矩，不肯向前挪动，说人家万一来，不好，按票坐就好。

演出结束，灯光骤亮。我去后排拿我的照相机包，正走着，感到被人拉住了后衣襟，“姑娘，给你橘子。”我转身，原来是讨票的那位老人。我还没推开他的手，他已经把橘子揣进我的衣袋里。我执意不收，他急得脸通红，直跺脚。“姑娘，谢谢你！快接着吧。”他老伴急切地出言附和。我还想把橘子递回时，却被散场的观众冲开，只好作罢。

当我帮乐队收完电线后，想起剧院门口的海报，急急地跑去收拾，生怕赶不上返程大巴。每次演出结束，如果路程不是太远，剧组都要连夜返回，收工时间卡得很紧。

“先别锁门！”我正在收海报支架，循声望去，保安正要落锁的门正在来回抖动着。我想该是观众落下了东西回来拿。保安问对方何事，门口露出那位老人的身影，他喘着粗气，手里抓着一枚小小的绿色花骨朵，“姑娘，这是我后院长长的别看小，香着哩！谢谢你的票！我老伴今天过生日，她最爱看淮剧！”他给出那花朵的样子，像塞给我橘子一样，不容拒绝。我伸手接过，借着灯光细看，那是一朵小小的栀子花，清清爽爽地卧在我手心里，甜香扑鼻而来。老人满意地走了。

不过是两张普通的票，老人又是橘子又是花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锁门的保安说这老人他认得，住处离剧院不远，先后供了四个孩子上学，老伴身体不好，家境不是太好，就靠他回收物资生活。最近听说他老伴得了重病，没有多少日子了。保安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听了保安的话，我忽然有些后悔，真该给他们去两张好票。

(本文为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盐城市淮剧团办公室)



【真情】

最后一块西瓜

□魏霞

周末回家看父母，在胡同口停好车，两手提着大兜小袋的东西往家走。隔着老远，就看见父母坐在自家院门外的阴凉处乘凉。父亲看见我，站起来迎着我进了院子。

我放好东西，父亲已从冰箱里抱出了半个西瓜。我洗了手，切西瓜，父亲在门楼底下支桌子摆凳子。我端着西瓜放在父亲支好的桌子上，问父亲：“我妈呢？”

父亲说：“估计还在院门外坐着。”我出院门一看，可不是，母亲还坐在阴凉处的马扎上，呆呆的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我走过去，拉着她的胳膊说：“妈，回家吃西瓜。”

母亲抬头，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显然有些吃惊地说：“这不是俺霞妞吗？”“是我，妈，回家吧。”母亲没再言语，任由我拉着回了家。

母亲的见面语越来越少。前年，如果见我一个人回家，她还总爱问，玉斌(我爱人)咋没来？咋不让孩子来啊？我一一回答后，她就开始嘱咐我：你近视，一个人开车一定要小心，我和你爸在家都好好的，你开着车在路上跑，我们不放心……林林总总，一见面说个没完。从去年春天开始，母亲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，直到后来，问她话，她才说。虽然治疗老年痴呆的药没间断地吃着，可我和父亲不得不承认，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。

我让母亲在桌前坐好，选了块最大的西瓜递给她，她接过西瓜就默默地吃起来。我又给父亲选了一块，自己也拿起一块。父亲边吃西瓜边向我告母亲的状：不知道冷暖饥饱，这么热的天，让她穿半截袖衣服，她非要穿个大厚布衫；手里拿着勺子还找勺子；晚上让她洗脚，说尽好话她也不洗；我拿回家

的糯米糕，父亲还没吃一口，母亲一会儿工夫全吃光了……我慢慢吃着西瓜，听着父亲的诉说，心中充满了哀痛，我记忆中的母亲勤快、讲卫生、疼丈夫、爱儿女，全然不是父亲所说的这样。

我向身边81岁的母亲，她只顾埋头大口吃西瓜，并不为父亲说她的“坏话”而辩解，偶尔抬头看看父亲和我，一脸的懵懂。

盘子里只剩下一块西瓜了。我看看黑瘦的父亲，再瞅瞅白胖的母亲，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您把这块西瓜吃了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让你妈吃吧，她比我能吃。”我把西瓜递向母亲，母亲摇摇头，不接。“你一吃就吃好几块，这会儿咋只吃两块就不吃了？”父亲似在质问母亲。

母亲看看他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嗯，不想吃了。”

我理解父亲，他年轻时脾气就不好，三年前动了一次大手术，身子至今没有完全恢复，现在整天照顾脑子不清醒的母亲，脾气不好是难免的。

我又把西瓜往母亲跟前送了送，劝道：“妈，吃了这块吧，不值当再往冰箱里放了。”

母亲推开我拿西瓜的手，还把头扭向了一边，似个孩子般的执拗：“不吃，就是不吃。”

“你为啥不吃？”父亲追问。我知道，父亲内心深处是心疼母亲的，唯恐母亲是哪里不舒服才不吃这最后一块西瓜。没想到，母亲一脸郑重地对父亲说：“霞妞才吃了一块，让她吃。”

我的泪瞬间溢出了眼眶，佯装洗手去了厨房。

当母亲痴呆得忘记了世上的一切，还是未能忘记疼爱她的女儿啊。

(本文为作者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读心】

顺路以上，不顺未满足

□丹萍

上周，难得朋友圈里大家都说周三没事，就提前约了一起爬山。当天临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气还是有点热，大家都说不要去爬山了，但还是想运动，我的替代方案是打羽毛球，有人说想跑步，有人说想骑单车。

各干各的，我立刻约人、订羽毛球场地，她们也各自行动起来，跑步、骑车。我们相约运动完再一起吃饭。

等到运动结束，大家各自想吃不同的东西，也有人不想吃东西，于是又各自吃了饭。吃完饭又各自有事，因为离得不远，最后唯一的交集就是在处理下午的事情之前，我们集合在一起，打了一辆车，让司机沿途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点。“拼车”的三个人可能共省了40多元钱，而且可以在车上聊聊天，实现了偶尔见见面的目的——这是如今生活的常态，友谊保持在“顺路以上，不顺未满足”的状态。顺路就一起走，不顺路就各走各的，谁都不要将就别人，尽量想干啥就干啥，你不用陪我，我不用陪你。

现在欠钱都不怕，唯独负担不了一丁点儿别人的委曲求全。

自从变成国乒的忠粉，我忽然热爱起了运动。跑步和游泳的时候，会想到运动员们也需要克服身体的局限，莫名多了些勇气——当年有些同学把类似的想法写进作文里，我觉得很假，完全不理解，但现在我是真的被激励到了。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曾经看不懂的人呢。

我很开心自己能喜欢一支球队——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这两三年，在太多事情上

和太多人的看法不一致，吵得累了。要找一些不那么严肃的领域，找一些不会特别失望的领域，找一些想法相同的人，让一切变得容易一点。

国乒激励我重启球类项目，首选羽毛球。连打三场，把能约出来打球的朋友的水平摸了一遍——水平太高的，下次不约了，我不配；水平太低的，也不约了，因为我自己水平不高，不足以控制球的力度和落点，做不到让对方打得开心舒展。还是差不多水平的在一起最好。除了一位闺蜜，水平高，但不想打比赛，就想和我们一起去出出汗为目的，自动降维和我们玩，大家都说这个理由充分，太欢迎了——生活，最关键的就是适配，花点时间去磨合，还是值得的。

周末去上课，助教说你的包怎么这么重啊，我说没觉得啊。下课回家，一路真的觉得双肩包很重，回家彻底清理了一下，不得了：某天下雨带的雨伞，某天等人带的小说，某天听歌带的耳机，某次游泳带去准备换的T恤，没换也没拿出来，甚至还有一个卤蛋，是吃饭的时候关注了人家公众号，餐厅送的——吃不下又没舍得丢掉，结果放在包里好几天，都变臭了……反正就是一直装、一直装，不放下，也没觉得背的东西重，渐渐都习惯了，有用没用，先背着吧，也就这样将就下来了。

一顿收拾，虽然拿出去的还会慢慢装回来，但毕竟眼下还是轻松多了。

我好像学到点什么了。(本文为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)